

吉貝短宣心得

· 高泊天

從大一參加生命，就一直耳聞吉貝短宣的事。雖然大二有幸參與一小部分的籌備，但直到大三的暑假才正式隨隊前往吉貝。原以為只是一次普通的服事，在過程中卻面對各種難題，也反覆地被提醒、調整心態。看似平凡的服事，最後成了被上帝打磨直到發亮的契機。

籌備初期，就在分工的會議上被分到活動組組長的位子上。找一個完全沒有出隊經驗的人當組長，一開始固然會疑惑，但也沒想太多，就按著過去的活動以及帶隊經驗處理前期的程序。然而隨著籌備進度不斷推進，「新手不該當組長」的念頭卻越發明顯。看著留下來的教案，腦海卻無法演練出實際流程，對吉貝的環境甚是陌生。組內有著經驗豐富的成員，卻一直想著要如何主導、帶領，才會比組員更像個組長。漸漸地只執著於自己做的事，甚至忘了短宣的本質為何，也忘了神的事工不是人在做，而是按著神的旨意行。

上述的狀態持續影響著密籌以至營隊正式開始，形成了無形的壓力，導致實際的服事儘管在意，卻也沒有太好的效果。直到後續被牧者、同工提醒，才把視線重新聚焦在上帝身上。真正的交託、對同工的信任以及合一，將這些在過去服事已經領悟的道



理重新烙印在心裡。雖然這次的短宣因故必須中斷，但相信這同時也是重新審視自己的機會，參加短宣不只是為了將福音帶到未得之民當中，也是自己跟神溝通的好時機。和所有服事一樣，「神要我們在當中學習甚麼？」都是在當中值得反覆思考的問題。



吉貝短宣心得

· 康馨儒

在籌備吉貝短宣的過程中，發現不同我以往參與的營隊或活動籌備，隊員們除了定期的開會報告各組進度外，還會有試教

（試玩、試做）的時間。除了負責該活動、課程、實驗或敬拜的人以外，其他的成員們要扮演營隊的小朋友，並在課程結束

後給予回饋。一開始真的特別緊張，很害怕大家的回饋不好，或是需要改很多。雖然結果確實我的活動需要整個大修改，但是到後來，我明白了試教（試玩、試做）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給大家驗收，而是希望能幫助負責人知道活動的成效，或是有沒有把想傳達的訊息正確的傳遞。除了試教（試玩、試做）外，還有一個特別的行程是在出隊前一週會選擇幾天密集籌備，需要整天待在教會。一開始並沒有預想到會需要花這麼多時間在預備上，還好時間上能夠配合，於是就默默的參與完整個籌備的過程，然後懵懵懂懂的前往澎湖了。到了吉貝當地，就感受到吉貝同工還有穆牧師的熱情歡迎。大家除了熱情還非常的熱心，主動的幫忙我們運輸行李、午餐結束後也主動提出幫我們洗餐具等等。在營會期間也感受到穆牧師對於秩序跟效率的要求，尤其印象深刻的是穆牧師對於環保的重視。會希望不要使用一次性的道具，所以我們儘量將道具都換成能夠重複利用的，但還是有一些覺得無法避免的部分。穆牧師在活動當下提供了一些可以被替代的道具時，才發現到我們原來還有許多沒有想到的部分。此外，我們還有幸能夠參與

其中一位吉貝同工的浸禮。吉貝當地多數居民其實對基督信仰是很排斥的，所以我非常敬佩這位同工的勇氣。我覺得從他們身上看見許多我的缺乏，讓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多需要進步的地方。這次因為一些因素，使得正式營會需要提早結束，這個小插曲雖然讓大家覺得有點可惜，沒能把準備好的東西呈現出去。但我在過程當中突然懂了一開始所提到的，試教（試玩、試做）的另一層意義。除了是讓規劃教案的人能獲得回饋而後進行修改外，也是讓所有同工能夠彼此了解各自的教案內容。這樣能讓課程進行中不論是輔助甚至是緊急需要人手的時候能夠有解決方案。當有同工因為身體因素無法上場的時候，就需要熟悉的人替補。這也讓我想到在籌備某一天的靈修內容，經文在哥林多前書12章，其中說到，肢體有許多，身體卻只是一個。從前我總是只把自己負責的部分完成，但一個好的營會不可能只靠顧好自己就能完善，就像身體的運作需要肢體彼此搭配，不可能單靠一個肢體就能達成。總共六天的時間，好像匆匆的就結束了。當初被邀請去吉貝服事，並沒有特別想收穫什麼。基於自己有一些營隊籌備經驗，而且難得有時間，便答應這個邀請。但對於我來說，這是一次帶有挑戰的服事，因為今年的吉貝短宣是我第一次參與短宣隊的服事。對於自己不熟悉的事，我總感到害怕與焦慮。我覺得很感恩上帝在過程當中一步一步帶領我，從焦慮到期待，到最後出隊時幾乎沒有緊張，這是我自己也感到意外的。而且整個出隊期間也有許多意外的收穫。

吉貝短宣心得

· 陳致均

「我帶著疲憊前去，卻帶著恩典而回。」收到邀請的時候，其實沒什麼想法，簡單來說，就是做不出決定。似乎身邊的人告訴我，要升大四了，準備考研究所，暑假報了補習班就應該好好去上課，服事是一輩子的事；但，全職服事一直是我的前景，參與短宣，親自看見福音禾場的需要，或許將開啟不同的眼光，開拓我前方的道路。就這樣，進退兩難，在膠著中猶疑，直至吉賢牧師一句話打破了僵局——「所以你要不要去？」讓我想起過去在矛盾中推去邀約、將其 他事情置於優先的無奈，總是有個聲音告訴我「服事是一輩子的事」，但這似乎令我不斷地錯過很多屬靈上被建造、成長的機會。於是那一刻，有種莫名的激憤填滿全身，各樣回絕的片段在記憶裡閃爍，於碎裂中產生共鳴，逐漸沸騰，變為嘶吼，

在反叛的狼煙之中，宣告著這一次不再妥協。至今回首，我相信那是聖靈而來的感動，在革命的浪潮裡催促著我，乘上急勁湍流，向前奔湧，甚盼在廣貿無垠的疆土之中，看見那破土而出的生命之花。

吉貝，一個需要福音的島嶼。在一個不到千人的小島，卻陸續蓋了三座廟宇，雄偉的建造、精細的雕塑，彷彿能看見居民寄託的希望，卻藏不住其中的空洞與靈魂的匱乏。在穆牧師為學生受浸的午後，出發以先的言詞，至今依然震耳欲聾：

「我們要去做壞事。」若是當地居民知道學生的信仰狀態，他們家庭在社區的處境將會十分艱困，因此我們在前往水邊的路程不能談論任何與信仰相關的一切。在我的記憶裡，科學化時代對宗教的態度並不那麼關切，後現代社會以接納包容的基本態度，也不至於產生對特定信仰的反感，但在這座小島，卻會產生排斥，真實地展露何謂信仰的逼迫。誠如約翰福音所說：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除了為學生的處境感到為難，也為島民的生命感到嘆息，那一刻，我真正見識到了，什麼是「宣教」——宣教，是在一群不認識真神的人當中，向人們傳講關乎上帝的信息，或許遭排斥，也許受逼迫，甚至被迫害，但我們竭誠獻上，除了是對生命主的忠心，也是看見靈魂的需要，以致付上代價，勇敢前行。這不是營會，這是宣教，是福音的行動，是靈魂的搶救，更是耶和華軍隊的爭戰。

雖然對此有所領受，但卻未能及時將這份覺悟投入服事之中。時間回到籌備期間，對當時的我而言，敬拜的服事並不陌生，無論是記住十一首詩歌的歌詞和舞蹈，還是寫好主領的講稿，類型上都在過去的服事裡有所操練，因此沒有太過緊張，但是這份安逸反而生出了懈怠，進度上的拖延，讓我在出隊前一週的密集籌備，才大致做好準備。

始料未及的是，當地服事開始以後，才發現沒時間惡補了，從踏上吉貝島的那一刻，就是全副武裝、枕戈待旦，除了完成自己的服事，也要顧別人的事，相互幫補，彼此同心。白天的營會結束，就是晚上的檢討會與練習、預備隔日的活動，因此把握當晚的時間，加強不夠熟悉的部分，是急迫而重要的。

然而，未全然投入的準備，勢必會影響到服事的品質。籌備期間，由於進度的延宕，造成預備順序較後的「主領稿」預備不完全，缺乏文稿的完整記憶，以致在帶學生敬拜的時候，還要花費腦力組織當下的言語，排列完整的脈絡。敬拜除了唱詩歌、跳舞以外，需要記得歌曲進行的段落順序，並和司琴配合，在進歌的時候達到無聲的同步，更要時刻關注學生的情況，做出回應與臨場的反應。在眾多動作同步進行的當下，因為事前準備的不足，導致投注額外的心力在主領稿，造成當下的焦慮，是自作自受，但影響服事的品質，則是萬不應該，讓我重新審視自己對服事、甚至是生命的態度。

是的，短宣不僅觸及服事的態度，更牽涉了我的生命狀態，而我知道，神定意要更新。原先的短宣計畫，是頭尾兩日的交通，以及中間四天的營期，不過營期第二天出現兩位同工確診，因此決議在第三天上午結束活動，中午撤回澎湖本島。儘管周邊的同工都倍感惋惜，不過我卻感到如釋負重，因

為營期的負荷帶給我的壓力非比尋常。除了敬拜的服事，每日的戲劇服事也需要聚精會神，藉由故事的張力，把主要的信息與觀念帶給學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然而不單是兩項的服事，還發生了許多小插曲。從營會開跑，看見各人行動俐落、做事機靈，就時常在心中憂懼，看著不成熟的自己，深怕成了冗員，便在失去價值感的狀態裡，不斷告訴自己「要有用處」，使得自己持續處於緊繃狀態，尋覓需要協助的地方，雖然是好的外在行為，卻是由不健康的心裡發出。並且由於發生了三次「我以為是因我而生的差錯，但其實不是我造成的」的狀況，讓我的心態更為戰兢，不斷審查自己，深怕任何一點的疏失。

不僅如此，營期第一日夜晚練習時，驚覺舞蹈動作有記錯的部分，在向組長重新確認時，由於過度的細節，且未覺察他人的疲憊，以致組長有些生氣，雪上加霜的是，隔日早晨作為司琴，應當於前一晚向組長借用電子譜，並確認曲序，卻因為忘記，導致早上在現場的時候，被嚴肅地教導，並在第二天的行程裡，不被組長理會（關乎敬拜服事的溝通仍然有），讓本就繃緊神經的我變得更糟了。屋漏偏逢連夜雨，中午出現的第二位確診同工，出於僅剩三人的敬拜組，也就是說，接下來除了要與組長單獨開會，還要負起更重的擔子。那一刻，我已經茫然了，除了在越發沉重的敬拜組服事，承受自己因為準備不完全造成的壓力，並且即將分配到

的重擔，還要面對每日的戲劇，以這無時無刻被精神折磨、摧殘殆盡的身軀，並且在眾多煩憂之餘，面對與組長趨近冰點的關係。

「我真的，不行了。」 那真的是我，當下唯一的心聲。不過當日行程結束以後，牧師宣布的消息（短宣提前結束），讓處於崩潰邊緣的我得以稍作停歇，儘管疲憊的身心得著喘息，但身邊同工口裡的句句惋惜，卻也讓我感到羞愧。為了避免感染的擴散，當日夜晚在各自房間晚餐，除了預備隔日早晨僅剩的營會，也讓自己好好休息。夜晚，吉賢牧師進入房間，恰巧在我們討論其中一人的短宣疑惑，正有些糾結的時候，於是便開始了一段談話。儘管談話的對象不是我，但字句間，我聽見了上帝的呼喚。

問題是這樣的，這位同工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是第一次來短宣，卻擔任組長的位置（他有擔任生命助道會同工的經驗，並非完全零基礎上陣）。那時，牧師說了一段話：

「當人在熟悉的位置上待久，就會變得安逸、腐化，甚至是倚老賣老；所以我會把人放在不擅長的位置，因為當他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就會去找上帝。」 聽見「安逸」的瞬見，閃過腦海的，是我失喪的三年。即將升上大學四年級的我，其實過去嚴重喪失了自我價值感，在失去了生命的意義以後，這三年總覺得「人生就這樣吧，好像什麼都沒差了」，促使我在許多事情上變得消極，遇到壓力，

就開始逃避，逃入那個只有我的安逸世界，好像生活就不再失控，卻依舊被焦慮侵蝕。我知道神仍然與我同在，但不知道為什麼，在這些大事上，祂好像隱藏了；然而事實上，是我失去了信心，擅自認定了無希望，沒有真正讓祂掌權。其實上帝早已動工，祂讓我在三年之間遭遇許多無法承受之事，為要讓我明白：就算逃避了，生活還是充滿了許多不可控，終究，還是會失控，所以要倚靠祂，仰賴祂走過這些難處；只是在每一個景況裡，我總是認不出上帝的作為，只是對祂生氣、疑惑，不理解這些事情為什麼臨到我，認定祂冷漠、無法相信。直到點點相接、事事相連的那刻，才發現祂一直都在，從未離開過，縱使至今仍未明白，有些事情為何產生，但我相信神既是慈愛的，那我所發生的一切都是要與我有益，因為祂是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的上帝。即使在我放棄自己的時候，祂也仍舊不放手，這就顯明了，什麼是「愛」。

如今，上帝對我說話，帶領我離開那片曠野。這一次，不再只是逃避，而是學習仰賴祂、倚靠祂，牽著手一同前行。每當害怕、遭逢壓力，練習仰望祂，因為縱使我無力招架地失控，神也仍然是掌權的那一位，不再是倚靠自己，而是倚靠神，我的價值也不再從其他事物而來，而是從造我的上帝那裡，看見我被創造的奇妙美好。當然，生命的改變，也要顯明在行為上，因為沒有信心的行為是死的。服事方面，學習不再倚靠自

己的能力、倚老賣老，也認真面對每一次的預備，盡可能地準備以後，全部交給上帝。這樣，我就可以問心無愧地說：

「我盡了我的責任，剩下，都交在祢手中。」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馬書 8:28

